

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語音基礎*

陳 筱 琪**

摘 要

馮蒸(1989)指出宋元南戲、宋元韻圖假攝字讀入果攝字，唐宋詩詞則果攝字讀入假攝字，這兩種押韻模式正巧相反，這樣的現象顯示了中古後期漢語存在「標準語」、「口語」兩類音讀現象。宋元韻圖「假附入果」的模式與宋元南戲平行，其語音背景當來自南方。現代漢語方言果假兩攝一般讀音不同，則是推鏈音變結束後，音類再次分立的結果。

關鍵詞：宋元韻圖、果假合圖、漢語方言、推鏈

一、引 言

目前完整保留的宋元等韻圖共有《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三部。比起顯示中古早期語音的《韻鏡》與《七音略》，《四聲等子》出現了許多新興的變革，例如「併轉為攝」，一般認為《四聲等子》反映了中古後期的漢語語音格局。

《四聲等子》雖有十六攝之名，卻合併「宕江」兩攝、「曾梗」兩攝、「果假」兩攝，實際上可計算為十三攝。「宕江」攝、「曾梗」攝的合流在漢語方言廣泛出現，這種合流說明中古後期同屬舌根鼻音韻尾 -ŋ 的幾個韻攝，因主要元音的變化，呈現「異攝趨同」的演變。

但《四聲等子》將果假兩攝合併為一圖，宋元時代的韻書幾乎沒有

2017年9月16日收稿，2017年12月25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本論文為科技部106學年度專題研究計劃MOST106-2410-H-029-002-之部份研究成果。

** 作者係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平行現象，現代漢語方言果攝字與假攝字也很少讀同韻母，這使人疑心《四聲等子》將果假合爲一圖是否有語音基礎？而果假兩攝在漢語史上的音變脈絡又該如何交代？

《四聲等子》是現存最早、反映中古晚期語音的等韻圖，時代較《四聲等子》稍晚的《切韻指掌圖》與《切韻指南》，亦顯示了果假兩攝合流的跡象，甚至是北宋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都可看出果假兩攝合併的樣貌。¹可見，將果假兩攝合爲一圖的安排非《四聲等子》獨創，應具有時代的普遍性，當是根據兩宋時期漢語的語音特點制訂。

竺家寧（2005: 360-361）指出，《四聲等子》本屬遼僧所做，附於《龍龕手鏡》之後，本名「五音圖式」。北宋中葉以後，《龍龕手鏡》自遼入宋，之後宋人又將「五音圖式」析出獨立成書，名爲《四聲等子》。《四聲等子》有十六攝之名實際上卻合併爲十三攝，而《四聲等子》所標的攝次與圖表實際排列順序並不吻合，今日所見之《四聲等子》必經宋人依當地語音改定，非遼僧原作。

趙蔭堂（2011: 72-73）認爲等韻圖可依據作者的地域、等韻體例，分爲「北派」、「南派」以及「南北混合派」三類。北派如《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南派則如《韻鏡》、《七音略》，混合派則有《切韻指掌圖》。此外，趙蔭堂認爲邵雍的《聲音唱和圖》是一種與等韻圖相似的圖作，依照該圖內容，《聲音唱和圖》也當屬北派。

即便《四聲等子》前身乃遼僧作品，但不能因此直接認爲《四聲等子》的語音系統就是「北方音系」，在確定改定「五音圖式」的「宋人」所依據的語音系統之前，只能保守地說《四聲等子》反映了「宋代漢語的語音特徵」。

《四聲等子》共二十圖，第十五圖爲「果攝內四」開口圖，圖末標上「假攝外六」，第十六圖則是「果攝內四」合口圖，兩圖皆標上「歌麻」、「戈麻」等韻目。若先不論混入陰聲韻攝的古入聲字，²這兩圖中，一等

1 根據周祖謨（1966: 596）的研究，《聲音唱和圖》中十聲圖之「聲一」，將（1）果攝歌韻字、（2）果攝戈韻合口字、假攝麻韻合口字、（3）蟹攝哈韻字、（4）蟹攝灰韻字等四類字群列爲一張圖表，這些字在宋代汴洛方音中皆以 -a 爲主要元音，語音相近。

2 入聲字混入果、假等陰聲韻攝中，說明當時入聲字輔音韻尾已明顯弱化。

字位置爲歌韻字，二等字位置則是麻二字，而三四等位置則爲麻三字和少數的戈三字如「蹉」、「苛」、「儼」等。³這種配置方式在《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亦可看到。

時代稍晚的《切韻指掌圖》，雖在體制上混合了南、北兩派韻圖的編制方法，不用攝名，共列二十圖，但《切韻指掌圖》將「宕江」、「曾梗」、「果假」合圖的作法與《四聲等子》無別，兩書音系自當相近。

根據竺家寧（2005: 389），《切韻指南》在元代成書，乃元人劉鑑作品，此書根據金人韓道昭的《五音集韻》編排字音。《五音集韻》根據當時的北方實際語音著書。《切韻指南》依據《五音集韻》編排，可知本書的語音系統基本上是南宋時期的北方音系。

《切韻指南》以《四聲等子》爲尊，體例與《四聲等子》相似。不過，《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將「宕江」、「曾梗」、「果假」六攝合圖處理，但《切韻指南》僅合併「果假」爲一圖，分立「宕江」、「曾梗」，此特點與《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大不相同。

《切韻指南》與《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合攝的差異似乎暗示了《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爲同一種語音類型，而《切韻指南》是另一種語音類型。這種差異又或許顯示了地域上的語音差別，但不論如何，這三部等韻圖一律合併「果假」爲一圖，相當值得注意。

此外，《切韻指南》編排字音所根據的《五音集韻》並不混同「歌」、「戈」、「麻」三韻，《切韻指南》合併果假爲一圖，明顯應有另外的語音考量，這也說明《切韻指南》的語音根據不全是北方音系。

馮蒸（1989: 61-66）曾就現代漢語方言以及唐宋詩詞、南戲用韻、域外漢字借音等文獻材料探討中古果假兩攝合流的語音性質。就當時已經報導的現代漢語方言材料中，現代方言僅有安徽績溪、浙江紹興、湖南瀘溪出現果假同讀的語音狀況，絕大多數的漢語方言果假並不同音。而傳世韻文中，馮蒸指出果假共同押韻的模式存有兩種型態：(1) 唐宋詩詞基本上假攝字獨立自押，果攝字併入假攝一同押韻；(2) 宋元南戲果攝

3 麻韻合口只有二等字，因此第十六圖的三四等位置只有戈韻合口三等字，如「靴」、「癩」、「脰」。

字自成一類，假攝字混入果攝字一同押韻。唐宋詩詞與宋元南戲正巧呈現相反的押韻趨勢，唐宋詩詞果攝讀入假攝，宋元南戲則假攝讀入果攝。

本研究將再次爬疏果假兩攝合流的漢語語音史疑問，並釐清相關的現代漢語方言，以及唐宋詩詞、宋元南戲果假兩攝讀音相混或不相混的現象。馮蒸（1989: 61-66）提及的安徽績溪（徽語）、浙江紹興（吳語）、湖南瀘溪（湘語）等三處方言是相當重要的觀察點，以下將再次從這三個現代方言切入，探討漢語史果假合圖的語音背景及相關的方言現象。

二、安徽績溪、浙江紹興、湖南瀘溪方言

（一）安徽績溪方言（徽語）

安徽績溪方言屬於徽語。依據趙元任、楊時逢（1965: 11-135）的調查，績溪方言假攝開、合口二等字一律讀 -o，果攝開合口一等字也讀 -o，兩類字混同，三等字主要元音則為 -a，今把績溪方言果假兩攝詳細的韻母讀音比較如下：⁴

表一 績溪方言果假兩攝語音比較表

果開一 歌	果開三 戈	果合一 戈	果合三 戈	假開二 麻	假開三 麻	假合二 麻
多 _端 to1 大 _定 t ^h o6 歌 _見 ko1	茄 _群 tɕ ^h ia2	破 _滂 p ^h o5 座 _從 ts ^h o6 棵 _溪 k ^h o1	癩 _溪 tɕ ^h ya2 靴 _晚 ɕya1	爬 _並 p ^h o2 茶 _澄 ts ^h o2 加 _見 ko1	寫 _心 ɕia3 蛇 _船 ɕia2 夜 _以 ia6	瓜 _見 ko1 花 _晚 ho1 化 _晚 ho6
o	ia	o	ya	o	ia	o

表一說明績溪方言果假兩攝合流，古洪音韻母主要元音為 -o，古細音韻母主要元音為 -a。依照趙元任、楊時逢（1965: 13）的說明，績溪方言的低元音 -a 發音部位靠後，嚴式國際音標可作 [ɑ]。

根據侯精一（2002: 88-91）的研究，績溪、歙縣、休寧、黟縣、祁門、婺源等地是徽語的中心區域，而徽語因北、東兩面與吳語接壤，西、南兩面與贛語接壤，本質上有明顯的過渡色彩。徽語區域在漢代為丹揚

4 本論文聲調採調類描寫，1 為陰平、2 為陽平、3 為陰上、4 為陽上、5 為陰去、6 為陽去、7 為陰入、8 為陽入。以下皆同。

郡，當時以越人居住為主，直至六朝，此區域應與吳語一樣屬於江東方言區，但由於南、西、西北長期受贛語包圍，此區域發展出韻母像吳語，聲母卻與贛語相似的語言，既非吳語，又不能算是贛語。

趙元任、楊時逢（1965: 11）指出，徽語「很有點介乎吳楚之間的意味，口音聽起來也呈近乎吳語的印象」。許多學者注意到徽語與吳語之間的相似特點，張光宇（1999: 35）提出「吳楚江淮方言連續體」的假說，補充橋本萬太郎「吳湘一體」的說法，指出其內涵除了吳語、湘語外，實際上還包括了徽語和江淮官話。徽州地區舊稱「吳頭楚尾」，地理上是個閉塞山區，方言卻是通衢性質。徽語和吳語原本相連成片，後來因來自湖北、河南的新移民進住，吳、徽之間才被官話方言隔開。

鄭偉（2013: 71-72）指出吳語歷史上出現元音鏈移，這個變化是 $ai > a$ ，迫使 $a > o$ ，再使 o 高化或複化。陳立中（2005: 20、27）亦有相似看法：「假攝和果攝字主要元音舌面後高化的確是湘語和吳語最具特色的語音特點之一。湘語和吳語蟹攝字韻尾的脫失，主要元音演變為 [a]，給假、果、遇攝字主要元音的反時針運動增添動力」。吳湘方言果假攝主要元音變化的起因，在於蟹攝字 -ai 元音韻尾脫落，複元音單化： $ai > a$ 。吳湘方言蟹攝字元音單化的變化在績溪方言也可見到。績溪方言蟹攝字的比較如下：

表二 績溪方言蟹攝語音比較表

蟹開二 皆、夬	蟹開二 佳	蟹開一 哈	蟹開一 泰	蟹合一 灰、泰	蟹合一 皆、佳、夬
敗 _並 p ^h a6	買 _明 ma3	菜 _清 ts ^h æ5	賴 _來 næ6	杯 _幫 pæ1	怪 _見 kuæ5
界 _見 ka5	賣 _明 ma6	戴 _端 tæ5	害 _匣 ηæ6	推 _透 t ^h æ1	掛 _見 kuæ5
介 _見 ka5	鞋 _匣 ha2	海 _曉 hæ3	蔡 _清 ts ^h æ5	雷 _來 næ2	快 _溪 k ^h uæ5
a		æ			uæ

由表二可知，績溪方言蟹攝二等字一律讀 -a 韻母。上文表一所比較的績溪果假攝字與表二所比較的蟹攝字，可以統整簡化為表三：

表三 績溪方言蟹假果三攝語音比較表

蟹攝開口二等字：a	蟹攝開口一等字：
假攝洪音字：o	假攝細音字：ia
果攝洪音字：o	果攝細音字：ia _(開) 、ya _(合)

績溪方言蟹假果等韻攝的元音變化與吳湘方言非常類似，績溪話的變化是蟹攝 ai > a，推動假攝洪音字 a > o，造成果假兩攝洪音字同讀 -o 韻母。

較特別的是，績溪方言果攝細音字如「茄」、「癩」、「靴」不依照規律讀 -io 或 -yo，元音反而「低化」變為 -a，結果造成果攝細音字亦與假攝細音字相混。這個現象應是假攝洪音字元音高化 a > o 後，造成假攝洪音韻母與果攝洪音韻母相混，但假攝細音韻母主要元音未變，仍然為低元音 -a，系統為了簡化果假字群的洪細格局差異，出現音系內部調整，將果攝三等的「茄」、「癩」、「靴」元音低化為 -a，使得果攝三等字也與假攝三等字混同，簡化了果假洪細的語音差異。根據王洪君（2014: 123-124）的研究，這種音系調整與人類語言的心理惰性（聚合系統的歸整化或簡化）有關，人類在語言心理上要求記憶省力，因此需要平行對稱的語音結構。

（二）浙江紹興方言（吳語）

侯精一（2002: 68）指出浙江紹興方言屬於吳語，一般歸入北部吳語太湖片。依據王福堂（1959、2008）的調查，紹興方言假攝開口二等字讀 -o，合口二等字讀 -uo，主要元音為 -o；而果攝開、合口一等字都讀 -o，與假攝洪音字混同。三等字稍有變化，若不論晚近的官話文讀層，紹興方言果假兩攝三等字主要元音分別有 -a、-o 兩種類型。紹興方言果假兩攝詳細的韻母讀音比較如下：

表四 紹興方言果假兩攝語音比較表

果開一 歌	果開三 戈	果合一 戈	果合三 戈	假開二 麻	假開三 麻	假合二 麻
多 _端 to1 大 _定 do6 歌 _見 ko1	茄 _群 ga2	破 _滂 p ^h o5 座 _從 zo6 棵 _溪 k ^h o1	癩 _溪 go2	爬 _並 bo2 茶 _澄 dzo2 加 _見 ko1	寫 _心 ɕia3 蛇 _船 zo2 夜 _以 ia6	瓜 _見 kuo1 花 _曉 huo1 化 _曉 huo6
o	a	o	o ⁵	o	o _{章組} /ia _{其他}	uo

5 紹興話果合三另有「靴」讀 ɕya1，但依據紹興顎化聲母與韻母的整體配置，這個讀音當屬晚近的文讀層次，而「癩」go2 應為早期的固有層，果合三 -ya、-o 兩韻母分屬不同層次。

先論洪音字。紹興吳語果攝與假攝字合流，假攝合口字另有 -u- 介音，但主要元音一律是 -o。根據鄭偉（2013: 26）的研究，果攝一等歌韻和假攝二等麻韻字合流的吳語還有象山、臨安、蕭山、臨海、黃岩、縉云、慶元、樂清等地，果假不分的吳語並不罕見。

此外，鄭偉（2013: 48）亦指出，多數的北部吳語，假開三的韻母依照精組、章組字的聲母條件，主要元音有 [a] 類和 [o] 類的對比，但溧陽吳語假開三讀 -o 章組 / -io 其他，北部吳語假攝三等經歷了 *ia > iɑ > io 的歷史演變，這種變化是假開三韻母的後高化。

也就是說，吳語假開三讀 [o] 類主要元音的形式是較晚的語音階段，讀 [a] 類主要元音則是較早的語音階段，溧陽吳語各類聲母的演變速度一致，因此假開三的韻讀皆為 [o] 類主要元音，其他北部吳語則是章組字較早出現元音高化，其他聲母字維持在 [a] 類元音階段。至於章組字無 -i- 介音，則是受中古以後知、章、莊聲母促使韻母丟失 -i- 介音的影響所致。

果攝三等字少，「茄」字讀低元音頗具特殊性，蘇州方言「茄群」讀 ga，⁶ 與紹興話平行。錢乃榮（1992: 13）指出，吳語歌韻字大致有 -ɤu、-u、-o 三種音讀類型，果開三戈韻的「茄」字多數吳語讀 ga 或 dzia，可見更早些時候，吳語果攝字是以 -a 為主的音。中古歌韻字的歷史音變應從 *ɑ 開始，元音開口度逐漸減少。

上文已提及，吳語果假蟹等攝出現元音鏈移導致元音連鎖變化。造成果假攝主要元音變化的起因，在於蟹攝字複元音單化 ai > a。紹興方言蟹攝字的比較如下：

表五 紹興方言蟹攝語音比較表

蟹開二 皆、夬	蟹開二 佳	蟹開一 咍	蟹開一 泰	蟹合一 灰、泰	蟹合二 皆、佳、夬
敗 _並 ba6	買 _明 ma4	菜 _清 ts ^h ɛ5	賴 _來 la6	杯 _幫 pɛ1	怪 _見 kua5
界 _見 ka5	賣 _明 ma6	戴 _端 ta5	害 _匣 ɦɛ6	推 _透 t ^h ɛ1	快 _溪 k ^h ua5
介 _見 ka5	鞋 _匣 ɦa2	海 _曉 hɛ3	蔡 _清 ts ^h ɑ5	雷 _來 lɛ2	
a		a/ɛ ⁷			ua

6 蘇州話語料出自汪平（2011）《蘇州方言辭典》。

7 鄭偉（2013: 50）提出吳語是有咍、泰區別的方言，這種區別只有部分字還保留，如「菜」、「蔡」不同音，「戴_姓」、「帶」不同音等。

由上表可知，紹興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一律讀 -a 韻母，合口二等則爲 -ua。此外，根據錢乃榮（1992: 13-14），多數吳語蟹攝開口二等韻與蟹攝開口一等韻讀音不同，二等韻讀 -aʔ-Aʔ-a，一等讀 -ɛ / -e / -ai / -ei / -æ / -ɐi 等。

表四所比較的紹興果假攝字與表五所比較的蟹攝字，可以統整簡化爲表六：

表六 紹興方言蟹假果三攝語音比較表

蟹攝開口二等字：a	蟹攝開口一等字：a/E
假攝洪音字：o	假攝細音字：o _{章組} /ia _{其他}
果攝洪音字：o	果攝細音字：a _(開) 、o _(合)

紹興方言蟹攝開口二等、果攝洪音、假攝洪音的韻母格局與徽語績溪方言完全相同，但在果、假細音字上，紹興話的語音格局則與績溪方言不同，尤其是紹興方言假攝三等字的韻母形式因聲母條件呈現不同韻讀，這個特點是吳語、徽語很大的區別。

事實上，根據鄭偉（2013: 25）的觀察，果假合流並不是吳語最主要的語音型態，果遇合流才是吳語最常見的表現。果遇合流的類型以蘇州話爲代表，果攝一等歌韻字和遇攝一等模韻字合流，其韻母主要是 [u] 類元音，或 [u] 的變體，果攝字元音明顯出現高化。

在紹興方言中，也可看見果攝字朝高化方向演變的趨勢。目前紹興話果合一戈韻的「鍋_見」ku1、「過_見」ku5、「果_見」ku3、「火_曉」hu3、「伙_曉」hu3、「貨_曉」hu5 等字都讀高元音，且已與模韻字合流，未來紹興方言將走向蘇州類型，果攝字逐漸地會與假攝字分流。紹興話讀同遇攝模韻的果攝戈韻字都是舌根、喉部等後部聲母字，漢語方言中，元音高化常率先出現在舌根聲母字上。元末明初劉基《郁離子》記載：「東甌之人謂『火』爲『虎』」、「火」爲果攝戈韻字，「虎」爲遇攝模韻字，由此可見當時的吳語已有果攝戈韻字讀同遇攝模韻字的現象。此寓言亦暗示，果攝最早高化的字群是舌根聲母字。

（三）湖南瀘溪方言（湘語）

湖南瀘溪方言屬於湘語，侯精一（2002: 118）歸入湘語辰溁片。

依據楊時逢（1974: 1217-1227）的調查，瀘溪（城內）方言假攝開口二等字讀 -ɔ，合口二等字讀 -ua，開口三等讀 -ie；而果攝開、合口一等字都讀 -ɔ，合口三等讀 -ye。整體來說，瀘溪方言果假同讀的現象沒有安徽績溪、浙江紹興等地廣泛，瀘溪方言只在假攝開口麻二字的特定聲母上，出現果假同讀 -ɔ 韻母的狀況。瀘溪方言果假兩攝的韻母讀音比較如下：

表七 瀘溪（城內）方言果假兩攝語音比較表

果開一 歌	果開三 戈	果合一 戈	果合三 戈	假開二 麻	假開三 麻	假合二 麻
多 _端 tɔ1 左 _精 tsɔ3 歌 _見 kɔ1	—	破 _滂 p ^h ɔ5 坐 _從 tsɔ3 科 _溪 k ^h ɔ1	靴 _晚 ɕye1	把 _幫 pɔ3 沙 _生 sɔ1 牙 _疑 ia2	寫 _心 sie3 蛇 _船 ɕie2 野 _以 ie3	瓜 _見 kua1 花 _晚 hua1 化 _晚 hua5
ɔ	—	ɔ	ye	ia _{見、影/ɔ其他}	ie	ua

瀘溪（城內）方言在果合三、假開三、假合二，以及假開二見、影組聲母字的韻母表現上，都與官話方言非常相似。再比較瀘溪（城內）方言蟹攝字韻讀，更是與官話如出一轍。請見下表：

表八 瀘溪（城內）方言蟹攝語音比較表

蟹開二 皆、夬	蟹開二 佳	蟹開一 咍	蟹開一 泰	蟹合一 灰、泰	蟹合二 皆、佳、夬
敗 _並 pai3 界 _見 kai5 介 _見 kai5	買 _明 mai3 矮 _影 ai3 鞋 _匣 hai2	菜 _清 ts ^h ai5 來 _來 lai2 開 _溪 k ^h ai1	賴 _來 nai3 害 _匣 hai3 蔡 _清 ts ^h ai5	推 _透 t ^h ui1 罪 _從 tsui3 灰 _晚 hui1	怪 _見 kuai5 快 _溪 k ^h uai5
ai		ai		ui	uai

瀘溪（城內）音系沒有 -a 韻母，但卻有 -ua、-ai 兩韻，是相當特別的現象。湘語辰溆片緊鄰西南官話，瀘溪地處辰溆片西北角，更是與官話區緊密相連。瀘溪（城內）音系聲調只有陰平、陽平、上、去四調，不分陰陽去，也與官話系統十分類似。合理推測，瀘溪（城內）音系蟹攝開口一二等讀 -ai，以及果假攝細音處讀 [e] 類元音或 [a] 類元音者，當屬晚近受官話衝擊才新進的官話文讀層，而果假兩攝讀 -ɔ 韻母的表現，才是湘語的本土語言層。

鮑厚星（2006）對湘語區內各大次方言做了全面性的語言調查。鮑厚星（2006: 17、29）指出，在湘語中，部分地區呈現蟹攝、假攝、果

攝主要元音分別讀[a]、[o]、[u]的序列，這個變化起因於蟹攝字元音韻尾-i脫落，韻母以-a形式出現，假攝字爲了避免衝突，由-a轉移到-o，因而又迫使果攝再進一步高化爲-u。這種變化主要出現在湘語婁邵片的湘鄉、雙峰以及辰溆片等處。

底下根據鮑厚星的調查資料，再次分析瀘溪（浦市）果假兩攝的語音表現。請見下表：

表九 瀘溪（浦市）方言果假兩攝語音比較表

果開一 歌	果開三 戈	果合一 戈	果合三 戈	假開二 麻	假開三 麻	假合二 麻
多 _端 tu1 左 _精 tsu3 歌 _見 ku1	茄 _群 dʒya5	破 _滂 p ^h o 5 坐 _從 tso6 果 _見 ku3	靴 _曉 ɕio1 ⁸	把 _幫 po3 茶 _澄 dzo2 牙 _疑 ŋo2	寫 _心 ɕio3 蛇 _船 so2 野 _以 io3	瓜 _見 kua1 花 _曉 xua1 化 _曉 xua5
u	ya	o/u	io	o	o/ɿo _{拿其他}	ua

瀘溪（浦市）方言果開一歌韻字主要讀-u韻母，但有零星幾個字讀較低的-o韻母，如「餓_疑」ŋo6、「賀_匣」xo6；而果合一戈韻則是部分字讀-o韻母，部分字讀-u韻母，戈韻讀-u韻母的情況還有「坡_滂」p^hu1、「螺來」nu2、「鎖_心」su3、「火_曉」xu3。瀘溪（浦市）方言假開二、假開三的主要元音一律是-o，目前並沒有高化的現象。果開三與假合二主要元音爲-a，應屬晚近的文讀層。

再看瀘溪（浦市）蟹攝字，請見下表：

表十 瀘溪（浦市）方言蟹攝語音比較表

蟹開二 皆、夬	蟹開二 佳	蟹開一 咍	蟹開一 泰	蟹合一 灰、泰	蟹合二 皆、佳、夬
敗 _並 pai6 界 _見 ka5/kai5 階 _見 kai1	買 _明 ma3 矮 _影 ŋa3 鞋 _匣 xa2	菜 _清 ts ^h a5 來 _來 nai2 開 _溪 k ^h ai1	賴 _來 nai3 害 _匣 xai6 帶 _端 tai5	堆 _端 t ^h uei1 罪 _從 tsuei6 灰 _曉 xuei1	怪 _見 kuai5 快 _溪 k ^h ua5
a _白 /ai _文		a _白 /ai		uei	ua _白 /uai _文

瀘溪（浦市）蟹攝字明顯可見兩個層次，本地的固有層讀-a，而晚近官話文讀層讀-ai。整體看來，在蟹攝字的文白互競中，官話文讀層占了上

8 「靴」另有 ɕye1 的讀法，屬於晚近的文讀語言層。

風，尤其是一等字。

綜合觀察瀘溪（浦市）蟹假果的韻母讀音，先不論晚近的官話文讀層，瀘溪（浦市）方言蟹假果等攝的固有層次讀音可歸納如下：

表十一 瀘溪方言蟹假果三攝語音比較表

蟹攝開口二等字：a	蟹攝開口一等字：a
假攝洪音字：o	假攝細音字：o _{章組} /io _{其他}
果攝洪音字：o>u	果攝細音字：io

由瀘溪（浦市）方言的表現可知，湘語瀘溪方言果假不分只是推鏈音變過程中暫時性的語音狀態，受到假攝字 a>o 壓迫的果攝字，韻母將逐漸高化，最終果假兩攝韻母將再次對立。目前瀘溪（浦市）果攝字明顯呈現「元音高化中」的狀態，在果攝字高化完成後，瀘溪方言將又成為果假有別的方言。瀘溪方言果攝讀 -u、假攝讀 -o，遵循了湘語婁邵片湘鄉、雙峰語音演變的軌跡變化。

從假攝細音字的讀音綜合觀察徽語績溪方言、吳語紹興方言、湘語瀘溪方言三者蟹假果元音鏈移變化的發展速度，此條推鏈瀘溪話變化最快，績溪變化最慢，請見下列比較：

表十二 徽語、吳語、湘語推鏈音變速度比較表

方言點	假攝細音韻讀	演變速度
徽語績溪	假開三：ia	最慢
吳語紹興	假開三：o _{章組} /ia _{其他}	中等
湘語瀘溪（浦市）	假開三：o _{章組} /io _{其他}	最快

績溪方言假開三主要元音仍為低元音 -a，但紹興方言假開三章組聲母字主要元音已變為 -o，湘語假開三不論聲母條件，主要元音一律為 -o。

假開三雖然不是鏈移的關鍵字群，但仍會跟著假攝開口麻二字連鎖反應，一同高化，所以觀察蟹假果的連鎖變化，不可忽視假開三的韻母讀法。這三個方言中，績溪方言假開三高化最慢，瀘溪（浦市）方言假開三高化最快，此與績溪、紹興、瀘溪三方言中，以瀘溪（浦市）方言果假兩攝最早分流的現象吻合。

三、漢語東南方言的歷史變化

(一) 東南方言蟹假果三攝的元音連鎖演變

從安徽績溪、浙江紹興、湖南瀘溪等三處方言演變可知，徽語、吳語、湘語蟹攝、假攝、果攝在歷史上曾出現鏈移連鎖效應，音變的起因是蟹攝字丟失韻尾 $ai > a$ ，推動了假攝字元音高化 $a > o$ ，進而再推擠果攝字使之變化。

吳語、湘語不少地區果攝字高化為 $-u$ ，造成果、遇合流的情況。例字如下表：⁹

表十三 吳湘方言果遇兩攝語音比較表

	多 果開—歌端	歌 果開—歌見	坐 果合—戈從	布 遇合—模幫	爐 遇合—模來	褲 遇合—模溪
上海（市區） 吳語	tu1	ku1	zu4	pu5	lu2	k ^h u5
東安（石期） 湘語	tu1	ku1	dzu6	pu6	lu2	k ^h u5

根據鄭偉（2013:25）的研究，果、遇合流是吳語最常見的語音類型，海門、上海、松江、崇明、嘉定、南匯、周浦、海鹽、桐鄉、德清、長興、安吉、平湖、餘杭、桐廬、麗水、雲和、瑞安（陶山）、永嘉、蒼南、文城、溫州等地區都是如此。這種類型的吳語以蘇州話為代表，不過蘇州話在果攝歌戈韻與遇攝模韻字合流後，又一起發生 $u > əu$ 的元音裂化現象。

陳立中（2005: 24）指出，湘語區和吳語區果攝字的主要元音雖然也有像北京話一樣有讀 $-o$ 的類型，但在更多地方顯然已經超越了舌面後半高元音 $-o$ 的位置，演變成舌面後半高元音 $-u$ 了，有些地方還破裂成帶 $-u$ 或 $-w$ 韻尾的複合元音，有的則前化為舌面央元音、舌面前高元音乃至舌尖元音。若以中古音為起點觀察，湘語、吳語果攝字主要元音大致沿著 $*a > ɔ > o > u > i$ 這樣的軌跡做反時針方向運動，運動的幅度大大超過了北京話及其他許多方言。

9 語料來自：許寶華、湯珍珠（1988）《上海市區方言志》與鮑厚星（2006）《湘方言概要》。

總結來說，蟹攝、假攝、果攝元音的連鎖變化，湘語、吳語有的方言區果攝字高化後與遇攝字合流，有的方言區則造成遇攝字後續音變。

位於湘語、吳語周邊的徽語也有這種變化，但徽語的變化速度遠不如湘語、吳語快速，就安徽績溪方言的語料而言，這條音變僅發展至假攝一等字元音高化 $a > o$ 的階段而已。

趙日新（1989: 125-130）再次調查安徽績溪方言，這份材料果假兩攝已經分流，假攝字主要元音為 $-o$ ，果攝字則是 $-\theta$ ，兩類字有明顯的區別。例如果攝歌韻的「多端」讀 $t\theta 1$ ，「歌見」 $k\theta 1$ ，「坐從」 $ts^h\theta 3$ ，與假攝麻二的「馬明」 $mo 3$ 、「茶澄」 $ts^ho 2$ ，麻三「蛇船」 $so 2$ 等，讀音都有了明顯差異。¹⁰

對照趙元任、楊時逢 1965 年與趙日新 1989 年的調查，這三十多年來，績溪話果攝字出現了央化音變。因假攝字 $-a$ 高化為 $-o$ ，入侵了果攝字的領域，系統爲了「保護」音類的對立¹¹，果攝字央化因應之： $o > \theta$ 。

安徽績溪方言果攝字央化後果假分流，但因果攝並未高化，因此績溪方言的遇攝字仍然讀 $-u$ 韻母，沒有特別的變化。例字如模韻「布幫」 $pu 5$ 、「粗清」 $ts^hu 1$ 、「褲溪」 $k^hu 5$ 。

閩西客語也可看見蟹、假、果讀音的推鏈音變，其中又清流客語的變化與吳、湘、徽方言最相似。根據呂嵩雁（1999: 41-59）的調查，清流域關地區果假兩攝合流，與紹興吳語完全平行。有此鏈移的閩西客語還有寧化、上杭、連城等地區，請見以下比較：¹²

10 依平田昌司（1998: 36），績溪方言假攝二三等部分字有層次異讀，韻母 $-o$ 為白讀音，文讀音為 $-io$ ，如「遮章」 $tɕio 1$ 。

11 王洪君（2014: 123）指出，結構主義功能派提出語言形式對立的數量與交際需求的制衡是語言演變的原因之一。推鏈音變的後續演變除了保持平行對稱的格局外，「保護對立原則」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一個音位的變化會引發多個音位朝著相同方向一系列變化，決定性的關鍵是「通過保護有效的音位對立來保證相互理解的基本需要」。

12 閩西客語的語料主要出自呂嵩雁（1999）《閩西客語音韻研究》，輔以《清流縣志》、《寧化縣志》、《上杭縣志》、《連城縣志》。梅縣客語的語料出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2003）《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

表十四 閩西客語蟹假果三攝讀音比較表

例字	清流域關	寧化城關	上杭城關	連城城關	梅縣
賣 ^{蟹開二佳明}	ma6	ma6	ma3 ¹³ 文讀	(me5 ^{白讀})	mai3
孩 ^{蟹開一哈匣}	ha2	ha2	ha2	ha2	hai2
家 ^{假開二麻見}	ko1	kɔ1	kɔ1	ko1	ka1
花 ^{假合二麻曉}	fo1	fɔ1	fɔ1	fo1	fa1
歌 ^{果開一戈見}	ko1	ko1	kɔu1	ku1	ko1
坐 ^{果合一戈從}	tsʰo1	tsʰo1	tsʰɔu1	tsʰu1	tsʰo1 ¹⁴ 白讀
寫 ^{假開三麻心}	sia3	sia3	siɔ3	sio3	sia3
茄 ^{果開三戈群}	kʰio2	kʰio2	tsʰiɔu2	—	kʰio2

清流、寧化、上杭鏈移的起點仍然是蟹攝字 ai > a，促使假攝字高化，但各地假攝字高化的結果稍有差異，清流假攝字的變化是 a > o，寧化、上杭則是 a > ɔ。音變的方式雖然相似，但三處音變的結果仍有差別。

清流方言假攝字高化後與果攝字合流，因此「家」ko1=「歌」ko1。不過在細音韻母處，仍然保有果假的分別，如果攝細音的「茄」讀 -io 韻母，假攝細音的「寫」讀 -ia 韻母。清流方言 a > o 的音變早於 ia > io 出現，與上文徽語、吳語、湘語的音變方式一致。

寧化的變化模式與清流非常相似：蟹攝 ai > a，假攝 a > ɔ，但變化結果假攝字與果攝字有區別，「家」kɔ1 ≠ 「歌」ko1。

上杭的變化除了蟹攝、假攝外，又涉及了果攝字：蟹攝 ai > a，假攝 a > ɔ，ia > iɔ，果攝 ɔ > ɔu，iɔ > iɔu。¹⁵ 上杭果攝字以元音複化的方式與假攝字保持區別，「家」kɔ1 ≠ 「歌」kɔu1，果攝字元音複化後也不影響遇攝字讀音，因此上杭方言遇攝字並未音變。遇攝例字如「布幫」pu5、「褲溪」kʰu5。上杭話音類的分合模式，與湘語瀘溪（浦市）方言最相似。

陳筱琪（2013: 226-229）指出，連城的音變範圍又比上杭更廣，遇攝字也出現連鎖反應。鏈移仍起始於蟹攝 ai > a，推動假攝字高化 a > o，再使果攝字高化：o > u > uɪ，¹⁶ 而當果攝字侵入遇攝字的領域時，遇攝

13 「賣」另有白讀音 mei3。

14 「坐」另有文讀音 tsʰo5。

15 寧化音系中有 -o、-ɔ 之別，但上杭音系中並沒有這種區別，上杭話後中元音只有 -ɔ。上杭果攝字讀複元音 -ɔu，相應的細音韻母讀 -iɔu，如「茄」讀 tsʰiɔu2。

16 陳筱琪（2013: 229）：「連城話果攝字先高化再展唇，音變後果攝讀 -uɪ 韻母未見

字出現後顯裂化變為複元音 $u > u\gamma$ ，隨後又依據聲母條件音變： $u\gamma > u\epsilon > (\epsilon) > i\epsilon$ 。例字如「布幫」 $pi\epsilon 5$ 、「圖定」 $t^h i\epsilon 2$ 、「褲溪」 $k^h u\epsilon 5$ 。

整體來說，閩西客語七縣中，寧化、清流、連城、上杭四處有這條由蟹攝 $ai > a$ 引起的推鏈音變，而長汀、武平、永定三處則否。¹⁷ 下圖一清楚顯示，這條音變具有地理連貫性：



圖一 閩西漢語方言分布圖

於其他閩西客語區，但卻是緊鄰連城的閩南西片方言區常見的語音型態。連城果攝字讀 $-u$ ，頗具閩客過渡意味。」

17 根據陳筱琪 (2013: 229-231)，緊鄰連城的閩客交界方言龍巖、萬安方言亦有此條推鏈變化。

陳立中（2005: 32-33）提出蟹、假、果、遇主要元音連鎖變化曾經是長江中下游方言的普遍特徵，吳語、湘語的變化來自古吳越、南楚方言。吳越、南楚兩大板塊本來是相連成片的，之所以分裂成現在的方言型態，主要是因為贛語和客家話像楔子一樣釘入這一地區的中間。歷史上此起彼伏的移民浪潮使江西地區方言的語音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移民造成的客贛方言與由原始吳越方言、南楚方言發展而來的吳語、湘語之間有明顯的差異。

如此情況下，客贛方言的語音系統中應保留著不少江西早期語言底層的特色，閩西客語蟹、假、果等攝元音的連鎖變化可能就是在遷徙過程中受江西底層方言影響而產生的音變。

彭建國（2009: 454）則認為，吳、湘方言蟹、假、果、遇等攝元音連鎖變化的相似性只是一種音變的類型學共性，並非古代吳、楚方言的特點，況且有的方言區元音高化鏈移式音變只涉及蟹、假、果三攝，不涉及遇攝甚至流攝。

蟹、假、果、遇等攝元音推鏈連鎖變化的基礎是蟹攝字 $ai > a$ ，推動了假攝字 $-a$ 元音高化，但各地區假攝字高化後不見得都與果攝字合流，例如寧化方言，假攝字 $a > o$ ，演變的結果雖然與果攝字讀音靠近，但並不直接影響讀 $-o$ 的果攝字。在吳語、湘語、徽語、閩西客語等幾個方言區內，由蟹攝字 $ai > a$ 引起的推鏈音變範圍也不完全一致，音變細節與音類的分合不完全相同，音變是否擴及果攝字乃至遇攝字、流攝字，更是依方言而定。

不過，這並不足以否定吳越、南楚地理連貫性所暗示古代曾有底層語言的特點。這個大區塊中，若該方言發生蟹攝字 $ai > a$ ，必定引起假攝字元音高化，這種變化的一致性相當高，若說該音變僅是單純的演變類型巧合，似乎有些牽強。 $ai > \epsilon$ 也是漢語方言中相當常見的元音單化模式，為何吳、湘、徽、閩西客語等區塊中，蟹攝的韻母單化一律是 $ai > a$ ，不見 $ai > \epsilon$ ？

彭建國（2009: 456）認為，吳湘方言果合一戈韻字是否讀 $-u$ 的差異反映了吳湘二者果一高化的時間彼此不同，元末明初劉基《郁離子》記載「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吳語果一高化與模韻合流的時間

可推斷大約在宋元時代，但湘語的演變應該在宋元以前，由於去今已遠，所以只在部分點留下白讀音的殘留形式。

然而，並沒有更明確的證據顯示湘語果一高化的時代「去今已遠」，遠早於吳語果一高化的時代。根據侯精一（2002: 119-122），千百年以來，北方和東方對湖南的移民潮促使湖南的方言發生深刻的變化，永嘉年間、安史之亂以及靖康之亂後，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移，不僅使湖南境內的沅、澧流域變成北方官話方言區，也對湘語尤其是湖南北片如長益片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五代以後，又有大量的江西移民填入湖南地區，五代至北宋，來自江西的移民占了全部移民人口的 9/10，贛語在湖南也引起很大的交互作用。目前湘語僅能在部分區域發現果一讀 -u，很可能就是晚期官話或贛語覆蓋後，才出現的後起現象，湘語固有層次競爭不過外來的方言層，因此外來的方言果攝的讀音取代了湘語固有的讀法。

此外，根據陳筱琪（2013: 211-223）的研究，閩西客語蟹、假、果的連鎖變化未見於廣東客家話，而緊鄰閩西客語的閩南西片方言也有大規模的元音連鎖變化，這種變化亦不見於廈漳泉潮等閩南方言，顯然閩西地區存在著某種語言底層，這種語言底層影響了進駐閩西的閩客方言，使其出現元音連鎖變化。

這個語言底層最有可能的就是張光宇（1999: 35）所提出的「吳楚江淮連續體」。客家先民南遷途中經過安徽、湖北等長江南北一帶時，融入了當時吳楚江淮語言的特徵，並將此特點帶往新居地。若閩西與吳、湘、徽等方言相似的鏈移現象只是單純的演變類型相似，無地理、語言底層關連，則在廣東客語或廈漳泉潮閩南話中，應也能發現類似的音變或些許平行變化的蛛絲馬跡。

閩西客語此推鏈出現在寧化、清流、連城、上杭，在地理上這些區域由寧化開始，往南呈現帶狀分布，這種分布與客家入閩的移民歷史完全吻合。根據藍小玲（1999: 5-7）對客家移民的考察，客家先民在永嘉之亂後，南遷停留在長江南北的安徽、湖北一帶，維持了四百餘年。唐末黃巢之亂起，客家先民又再度遷往閩粵贛交界處，這次的南遷，經過閩粵贛交界處到達寧化，再由寧化往汀州流域、閩粵邊界。南遷的客家人，有的到達寧化後就定居下來，有的在寧化居住一段時間又再往閩西

各處遷徙。在客家縣志的氏族志中也可以找到線索，民國初年的《上杭縣志》中所列的人士，多是自宋代由江西或寧化遷徙過來的。

寧化是閩西客語蟹、假、果推鏈變化分布的邊界，寧化也正是客家人南遷入閩地的窗口，客家的移民史與閩西客語蟹、假、果鏈移的語音地理分布完全呼應，說明閩西客語與吳、湘、徽方言相似的鏈移變化，都不應當只是語音演變的類型巧合。

（二）宋元南戲假讀入果的語音背景

上述關於徽語、吳語、湘語、閩西客語的討論足以說明，東南方言區在歷史上曾發生大規模的蟹攝、假攝、果攝元音連鎖變化，音變起因是蟹攝字丢失元音韻尾： $ai > a$ ，侵入了假攝字的領域，因此推動假攝字的高化： $a > o/o$ ，又引起果攝字高化或複元音化等一連串的連鎖音變。

宋元南戲果假兩攝一起押韻的用韻狀況是吳語元音連鎖音變的歷史證據。十二世紀初，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流行一種被後世稱為南宋戲文的戲曲形式，因其最初產生在浙江的溫州，故又稱為溫州雜劇。

依據馮蒸（1989：63）的考證，由溫州「九山書會」才人創作的南宋戲文《張協狀元》與元末溫州人高明撰寫的南戲《琵琶記》裡，出現（1）純粹果假兩攝通押，或（2）果假兩攝夾雜著蟹攝二等佳韻字押韻兩種情況。基本上，果攝字自成一類押韻，假攝字極少獨用，多是與他攝特別是果攝字通押。如果 A 攝基本獨立自押，B 攝卻很少獨立自押而大部分是與它攝特別是與 A 攝通押，則認為是 B 攝併入 A 攝，反之，則認為是 A 攝併入 B 攝。根據這個判斷原則，南戲用韻是假攝讀入果攝，而果攝字一般獨自押韻。¹⁸

南戲曲文反映了當時庶民的日常口語。果攝字獨立押韻，假攝併入果攝押韻，或假攝併入果攝且附帶少數蟹攝佳韻字一起押韻的現象，說明當時的溫州地區已結束蟹攝二等字 $ai > a$ 的音變，假攝字 $a > o$ 的演變也已持續一段時間，此時的果攝字開始高化，出現與遇攝模韻字靠近的

18 依據馮蒸（1989：63）的研究，唐宋詩詞的押韻模式與南戲完全相反。根據上述的判斷原則，唐宋詩詞的押韻模式是果攝讀入假攝，假攝一般獨自押韻。唐宋詩詞的論述詳見下文。

趨勢。

南戲曲文的押韻方式正好說明了當時吳語蟹、假、果三攝的音類分合關係：(1) 附入果假一起押韻的蟹攝佳韻字，其宋元讀音爲 -a 或 -ɑ，而尚未音變的假攝字也讀 -a，蟹攝佳韻字與假攝字此時的語音相同或相近；(2) 已經高化音變的假攝字在宋元讀音應爲 -o 或 -ɔ，而果攝字在唐宋時期讀 -o，假攝、果攝這兩類字此時的語音也相同或相近。

王士元（1969: 9-25）提出「詞彙擴散論」，語音的變化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結束的，音變是由一個詞彙「擴散」到另一個詞彙，慢慢擴及到所有具有音變條件的詞彙，並且很可能留下少數未音變的「殘留例外」。

當多數的假攝字高化後，受到推擠壓力的果攝字也會開始變化，今日的溫州方言正好說明果攝字受推擠後的演變方式。據曹志耕（2002: 220-282）的調查，今日的溫州方言果攝歌戈韻字讀 -u_{見組} / -əu_{其他}，遇攝模韻字讀 -u_{見組} / -øy_{其他}，例字如「排_皆」ba2，「茶_{麻二}」dzo2，「歌_歌」ku1，「路_模」løy6。

今日的溫州方言蟹、假、果、遇各自有別，這個音類格局說明宋元南戲假攝讀入果攝的語音現象僅是推鏈音變進行中出現的暫時性音類合流。這條推鏈變化完成後，原先有別的音類格局又再次顯現，如現代溫州話蟹、假、果、遇又各自有了新的讀音，四攝韻母有清楚的界線。溫州話遇攝模韻字與果攝歌戈韻字在舌根聲母字上都讀 -u 韻母，顯示了早期果攝與遇攝曾經合流（爲 -u）的痕跡。

鄭偉（2013: 44）指出，麻二字元音高化的年代下限應是南宋。南宋費袞《梁溪漫志》卷七：「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記載了當時吳中把「下霜」讀成「護霜」的特色，吳中即指蘇州一帶。麻二的「下_匣」字讀同模韻的「護_匣」，說明吳語麻二字高化的年代至少可上溯至南宋。吳語麻韻高化的起因是蟹攝字 ai > a，蟹攝字的變化必須在宋代前完成，否則南宋紹熙年間，不可能有任何的假攝字高化到與遇攝模韻字同讀的現象。

此外，從元末南戲《琵琶記》裡也可看見吳語果攝字與遇攝模韻字同讀的現象：

第三十五齣：¹⁹

【轉林鶯】（貼）道姑，愁人見說愁轉多_歌，使我珠淚如麻_{麻二}。（旦）夫人，你淚下為何_歌？（貼）我丈夫亦久別雙親下_{麻二}，（旦）他怎的不回家去？（貼）他要辭官家去，被我爹蹉跎_歌。（旦）他家有妻嗎？（貼）他妻雖有麼_{戈一}，怕不似恁著承爹媽_模。（旦）他爹媽如今在那裏？夫人。（貼）在天涯_佳。（旦）夫人，何不取他同來一處？（貼）叫人去取，知他路途上如何_歌？

模韻的「媽」字在此與歌戈韻、麻二、佳韻一同押韻，呼應《梁溪漫志》所記錄的「下霜」讀成「護霜」的現象。

現代徽語、吳語、湘語、閩西客語等方言蟹、假、果推鏈音變進行時，皆會經歷一段對立音類被「混同」的過渡時期，如今日紹興吳語、清流客語所呈現的果假同讀格局。這段混淆過渡期將在「被推動」的音類全數變走後結束，目前大多數的吳語、湘語、閩西客語果、假不同讀，就是因為受到假攝 $a > o$ 推擠的果攝字已全數高化或裂化，不再讀原先的 $*o$ ，因此結束了果假「混同」的過渡期。

比對趙元任、楊時逢 1965 年以及趙日新 1989 年對徽語績溪方言的調查資料，也可看見徽語績溪話曾出現對立音類「被混淆」的過渡期。早期的績溪方言，果假同讀 $-o$ 韻母，因此「歌_歌」 $ko1 =$ 「家_{麻二}」 $ko1$ ，但近年來的績溪方言，「歌_歌」 $k\theta1 \neq$ 「家_{麻二}」 $ko1$ ，果假有別的對立狀態在推鏈變化完成後又再次顯現。

四、漢語官話方言的歷史變化

（一）官話方言元音格局的轉換

竺家寧（2005: 115）指出，切韻時代以後，官話的音變情形已有許多學者深入討論。中古至中古晚期官話的演變可以元代周德清的《中元音韻》音系為分界點，「《中元音韻》在近代語音史上是樞紐地位」。

《中元音韻》共有十九個韻類，跟果假攝相關的有「歌戈」韻、「家麻」

19 元·高明，《琵琶記》（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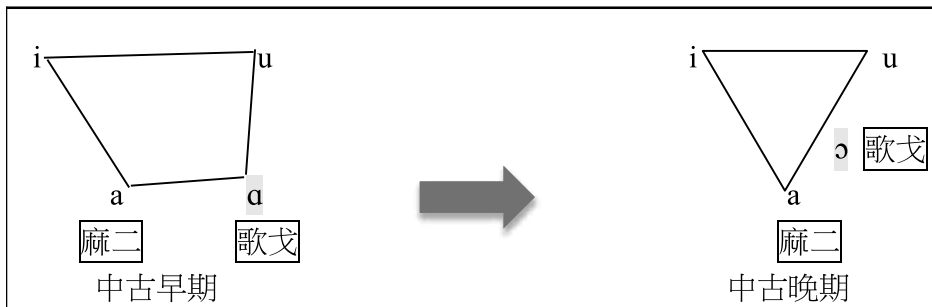
韻、「車遮」韻。陳新雄（1976）以及董同龢（1968）都認為，元代的北方官話系統，歌戈韻主要元音爲 -o，家麻韻主要元音爲 -a，而車遮韻主要元音爲 -e。

王力（2013：143-146）指出，切韻時代歌戈韻主要元音爲 -ɑ，從切韻到宋元，歌戈韻的演變爲：ɑ > ɔ > o。近古時期的 -o，大約在十四世紀（或較早）就形成了，當時的音值可能是 -ɔ。現代漢語方言大多數地區歌戈韻字都讀 -o，但日本、韓國、越南漢字借音於歌戈韻卻都完整保持著讀 -a 元音的情形。

此外，依王力（2013：140-143、149），相較於歌戈韻的元音高化，麻韻二等字的主要元音沒有發生變化，切韻時代讀 -a，近代、現代亦讀 -a。比較特別的是中古的蟹攝二等佳韻部分字 ai > a，特別是合口字，例如「蛙_影」、「掛_見」、「卦_見」、「畫_匣」，合口夬韻字亦有「話_匣」讀 -a 類字。佳韻開口字也有類似的情況，如「罷_並」、「灑_生」、「佳_見」、「涯_疑」。這個變化遠在十四世紀（或較早）就完成了，因此《中元音韻》把「佳、掛、畫、話」等字都歸入家麻韻之中。

至於麻韻三等字，根據王力（2013：148）的研究，官話方言在十二世紀以前就另外分化出 -ɛ 類韻母，與麻二的 -a 類元音有明顯區別。毛晃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於微韻後加按語說：「所謂的一韻當析爲二者，如麻韻自『奢』以下，馬韻自『寫』以下，禡韻自『藉』以下，皆當別爲一韻。」《中元音韻》於家麻外，另立車遮一部，《洪武正韻》於麻韻外，另立遮韻，在現代官話方言中，也可明顯發現麻二與麻三一般都分爲兩韻的。

總而言之，切韻以後至宋元時期，官話方言假攝麻二字與果攝歌戈韻字的元音對比，由早期的 a：ɑ 對比逐漸轉變爲後期的 a：ɔ 對比，此時官話方言的元音格局也由前 -a、後 -ɑ 對比的四邊形元音分布模式，轉成只有一個低元音的三角形元音分布模式。元音格局的變化如下列簡圖所示：



圖二 官話元音格局演變圖

王洪君（2014: 124）指出，人類的口腔和舌頭所能活動的範圍並不是前後左右對稱平衡的：舌位高時前後移動的空間大（例如 *y* 和 *u*），而舌位低時前後移動的空間要小得多（例如 *a* 和 *ɑ*）；舌位前時高低的活動餘地大（例如 *i* 和 *a*），舌位後時高低活動的餘地小得多（例如 *u* 和 *ɒ*）。所以，元音舌位圖上端（高元音）的連線比下端（低元音）的連線長，左側（前元音）的連線比右側（後元音）的連線長。

人類的口腔舌位空間並非等邊四角形，而是個上寬下窄、左長右短的不對稱四邊形，如上圖二所示。人類口腔空間的生理結構決定了語言前 -*a*、後 -*ɑ* 音類對比不易維持的總體趨勢，因舌位低時舌體可活動的空間狹小，低舌位的前後對比發音不易，也與聽話者接收省力原則矛盾。現代北京官話有三個高元音（*i*、*y*、*u*），但卻只有一個低元音（*a*），多數的漢語方言也都只有一個低元音，具前 -*a*、後 -*ɑ* 對比的方言並不多見。口腔的生理特徵牽動了中古時代官話元音格局的轉變，從有前 -*a*、後 -*ɑ* 音類對比的四邊形元音格局轉變為只有一個低元音的三角形元音格局，而假攝麻二字與果攝歌戈字的對比，也由早期的 *a*:*ɑ* 對比轉變為後期的 *a*:*o* 對比。

語音的轉變是漸變式的，王士元（1969: 9-25）指出，語音的演變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來完成，當語音發生變化時，音變不是立即就施用到所有符合演變條件的詞彙上，而是逐漸地從一個詞彙「擴散」至另一個詞彙，經歷漫長的時間後才能擴及到所有具演變條件的詞彙上。

官話四邊形元音格局演變為三角形元音格局的過程中，語言使用者

本可以區分的前 -a、後 -ɑ 逐漸變得難以區分甚至無法區分。中古時期官話方言假攝麻二字不變，仍讀 -a 元音，但果攝歌戈韻字卻慢慢地由 -ɑ 變成 -ɔ。在這四邊形元音格局、三角形元音格局的轉變期裡，漫長的演變過程中，語言使用者對音系中前 -a、後 -ɑ 的區分逐漸模糊，因此，音變尚未擴及、仍處於讀 -ɑ 階段的果攝歌戈韻字，聽感上就特別容易與讀 -a 元音的假攝麻二字混淆。

若語言使用者原先熟悉的系統中有前 -a、後 -ɑ 的語音區別，對說話者與聽話者來說，這兩個元音都是有明確區分的；但若系統中舌位前後的對比（a、ɑ）擴大為舌位高低的對比（a、ɔ）時，舌位高低的差異取代了原先舌位前後的差異，對於語言使用者來說，原先的 -a、-ɑ 對比就難以感知了，也因此造成聽者的混淆。

現代閩南話有類似的平行現象，依據陳淑娟（2010: 425-468）的研究，閩南話音系有 -o、-ɔ 的區分，但臺灣南部口音逐漸將 -o、-ɔ 的區別發展成 -ə、-ɔ 區別，-ə、-ɔ 區別除了舌位高低之外，唇形圓展的差異更明確的區分了這兩個音類。對於臺灣南部的閩南語使用者來說，當 -o、-ɔ 之分演變為 -ə、-ɔ 之分後，原先本可掌握的 -o、-ɔ 對立便變得難以分辨了。

一項音變經歷長時間後，會逐漸失去演變的動力，而極少部分一直未被擴及的詞彙可能就長期保持原來的讀音，成為殘餘的「例外」，顯示了昔日音讀的痕跡。依據王力（2013: 144），果攝歌韻的「他透」字例外不音變，成為詞彙擴散時音變規律一直沒有波及的「殘留例外」。「他」字在中古早期應讀 *t^hɑ，但這個字由於某些緣故，沒有與其他果攝字一同音變，等到官話方言沒有 -ɑ、-a 區別時，這個字就與讀 -a 的麻二字合流了。當官話方言原先的 -ɑ、-a 區分不再被語言使用者熟悉後，殘留的舊讀音 -ɑ 就無法被新系統接受了。官話元音模式由四邊型轉為三角形，前 -a、後 -ɑ 的對立消失後，「他」的就讀音 *t^hɑ 自然就被語音系統「類化」成新讀音 t^ha 了。

（二）唐宋詩詞果讀入假的語音背景

馮蒸（1989: 62-63）研究指出，唐宋詩詞果假通押的模式與宋元南

戲正好相反，唐宋詩詞假攝字基本上獨自押韻，但果攝字一般不獨自押韻，而是合併入假攝與假攝字一起押韻。唐宋詩詞果攝併入假攝押韻的現象正好印證官話假攝麻二與果攝歌戈韻的對比從 a : ɑ 轉變為 a : ɔ，元音格局由四邊形轉成三角形的變化過渡階段。

唐文人基本上以長安口音為標準語，白居易、元稹、韓愈的作品都有果讀入假的情況。依據荀春榮（1982: 67）的統計，唐文人韓愈詩歌作品中，戈麻入韻共十八次，兩韻通押四次，約達 22%。這種統計顯示：(1) 唐人詩作果假可互相押韻；(2) 唐人詩作果假互相押韻並不絕對，仍有約 78% 的情況，果假不互相押韻。第二特點尤為重要，此現象顯示中唐官話低元音系統正在轉變，但此變化才剛開始，因此多數的情況，詩人都可區分果攝字與假攝字的差異。

官話元音格局演變與果攝字高化的音變脈絡到宋代更加明確。根據周祖謨（1966: 604 - 605）的研究，北宋汴洛文人邵雍頗多果攝附入假攝押韻的詩作，但兩宋之際南渡的汴洛文人陳與義詩作，果攝歌戈韻字絕不與麻韻字相協，南宋時期果攝字的語音或許已經轉變為 -o、-uo 一類。

汴洛官話是官話方言區內的標準音，但官話方言區廣大，每一個次方言區元音轉變的速度應有落差。與南宋陳與義時代相近的李清照、辛棄疾等人的詩作，還可見到果假合用的情形，這顯示南宋有些官話方言區元音格局轉變速度遠慢於汴洛官話。

必須要指出的是，文人的「籍貫」不一定就是文人作詩作詞所使用的「語言基礎」，如李清照與辛棄疾是山東籍文人，但李、辛二人作品的語音背景是否是當時的山東官話是無法證明的。古代文人因任官職常離開籍貫地，有時又因貶低或升遷至遠鄉為官，我們無法單憑文人祖籍論證詩詞押韻的語言基礎為何地。正如同魯國堯（1979）、劉曉南（2008: 34）所言：「辛棄疾、李清照二人都是北宋末南渡的濟南人，歌麻通押是否為辛、李鄉音——宋代濟南話的現象，尚待研究。」²⁰

總之，進入南宋時期後，汴洛官話已發展為三角型元音格局，果攝

20 劉曉南（2008：26-55）考察宋代文士用韻與當代「通語」、「方音」的關係，除了汴洛籍以及山東籍文人外，兩宋出身北京、四川、江西、江浙等地域的文人也有歌麻通押的例子。但這些語音現象是否就是宋代當地方音的特點，有待持續探究。

字已高化爲 ɔ ，因此果攝字與假攝字的區別又再度鮮明，果假不再混押。南宋汴洛官話的語音發展脈絡奠定了元代《中元音韻》區分歌戈、家麻兩韻的語音基礎。

宋代文人果假合用時還另有一個顯著的特色，是夾帶佳韻特定字一同押韻，如：

- (1) 仁義場園，聞見無涯^佳。裡巷相切，親朋相過^戈。人疑日馭，我謂星查^{麻二}。或游金穀，或泛月波^戈。或經履道，或過銅駝^歌。進退雲水，舒卷煙霞^{麻二}。揄揚風月，抬帖鶯花^{麻二}。性喜飲酒，飲喜微醺^歌。飲未微醺，口先吟哦^歌。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歌。（邵雍《擊壤集》〈小車吟〉）

- (2) 一官不辦作生涯^佳，幾見秋風卷岸沙^{麻二}。宋玉有文悲落木，陶潛無酒對黃花^{麻二}。天機袞袞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麻三}。誤矣載書三十乘，東門何地不宜瓜^{麻二}。（陳與義《簡齋集》〈次韻周教授秋懷〉）

佳韻特定字與果攝歌戈韻、假攝麻二字一同押韻的情況說明此時佳韻牙音字如「涯^疑」、「佳^見」等讀如麻二字，這已顯示了《中元音韻》把「佳^{佳見}、掛^{佳見}、畫^{夫匣}、話^{佳匣}」歸入家麻韻而不歸入皆來韻的端倪。²¹ 邵雍的《聲音唱和圖》將果攝開口、果假攝合口、蟹攝開口、蟹攝合口等字列爲十聲圖之第一，亦說明官話方言蟹攝字與果假兩攝在唐宋時期元音相近。

歸納而言，唐宋詩詞果攝併入假攝押韻，並附帶佳韻「佳」、「涯」等牙音特定字，這顯示了中古後期官話歌戈韻字與麻二字的對比由 $\text{a} : \text{a}$ 轉變爲 $\text{ɔ} : \text{a}$ ，元音結構由有前 $-\text{a}$ 後 $-\text{a}$ 對比的四邊型元音分布模式，轉成只有一個低元音的三角型元音分布模式。因語音的演變需要一段漫長時間才能讓所有具備演變條件的詞彙皆完成音變，在音變未完成時，本來壁壘分明的果攝歌戈韻與假攝麻二字出現混淆。這是因爲尚未被音變擴及的歌戈韻字仍讀後低元音 $-\text{a}$ ，比起新讀音 $-\text{ɔ}$ ，舊讀音 $-\text{a}$ 的音值更接近麻二的 $-\text{a}$ ，因此在許多唐宋文人的詩詞作品中，都可以看見果攝附入

21 周祖謨（1966：606）的研究說明，唐宋作品麻三字仍與麻二字同用，此時麻三尚未見到元代獨立「車遮韻」的語音格局。

假攝押韻的痕跡。南宋以後，這個牽涉元音格局四邊形轉為三角形與果攝字元音高化 $\alpha > \circ$ 的複雜音變接近完成，也確定了元代《中元音韻》歌戈韻與家麻韻的區分界線。

此外，比對日本、韓國、越南的漢字借音材料，果假兩攝字的域外譯音大多讀 -a、-ia 或 -ua。王力（2013: 143-146）指出，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漢字借音主要是借入中古的長安音，這個現象正好說明當時官話假果兩攝的主要元音都是 [a] 類元音，中古後期轉至近代後，官話方言果攝字才逐漸從 [a] 類元音轉成其他種類型。雖然現代漢語方言大多數地區歌戈韻字都讀 -o，但目前日本、朝鮮、越南漢字借音於歌戈韻卻都完整保持著讀 -a 元音的情形。

五、宋元等韻圖假附入果的語音基礎

（一）假果語音暫時性合流

中古後期，北方的官話區與東南方言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演變：

1. 官話方言果攝字元音高化： $\alpha > \circ$ ，假攝字不變，仍讀 -a。官話果攝歌戈韻字與麻二字的對比由 $\alpha : a$ 轉變為 $\circ : a$ ，元音結構由四邊形轉為三角形。元音格局轉變伴隨著果攝歌戈韻元音高化，這條音變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才完成，而在演變的期間內，早期多數語言使用者本可以輕易區分的前 - α 、後 -a 音位對立，到了中古後期變得難以掌握，以致唐宋詩人出現果攝字混入假攝字押韻的例子，且北宋果混入假押韻的情況明顯大於唐代。

2. 東南的吳語、湘語、徽語、閩西客語等方言，蟹攝、假攝、果攝元音呈逆時針方向推鏈，蟹攝二等字 $ai > a$ ，推動假攝字 $a > o$ ，假攝字混入果攝字造成壓力後，多數區域果攝字以高化或裂化來因應假攝字的入侵，但有少部分區域一直呈現果假合流的局面。根據吳語的史料記錄，唐宋時期，吳語蟹攝字 $ai > a$ 的變化已完成，此時推鏈發展至假攝字高化（ $a > o$ ）混入果攝字（o）的階段，因此宋元南戲常見假攝字附入果攝字押韻的情況。

吳語假讀入果的時間相當漫長，南宋戲文《張協狀元》可見假攝混入果攝押韻的現象，而元末高明《琵琶記》亦有相同情況。吳語假讀入果的時間漫長，且吳語內部也有區域差異。根據鄭偉（2013：25-30），今日吳語果攝一等歌戈韻字與麻二、模韻的分合，可分成：(1) 歌戈、模合流的「蘇州型」，(2) 歌戈、麻二合流的「紹興型」，(3) 歌戈、麻二、模合流的「無錫型」，(4) 歌戈、模、尤合流的「常熟型」，(5) 歌戈、部分模韻、侯韻合流的「遂昌型」，(6) 歌戈韻不與任何音類合流的「金華」型等六種型態。²²

此外，漢語方言的音變研究經驗說明，語言變化時，是由一小部分的字率先改讀新音，大部分的字仍讀舊音。在鏈移發生時，不論推鏈或是拉鏈，都會遵循詞彙擴散的方式，參與推鏈的語音無法一次到位，因此原先相異的音類必定會經過一段混同期。例如早期的安徽績溪方言果假同讀，近期的安徽績溪方言果假已分讀。語言的自然機制，音系會使本有區別的相異字群，在音變結束後，仍然保有原先的對立格局。王洪君（2014：123）指出，推鏈音變在第一個音變出現後，遭推擠的音位會朝著相同方向繼續推移，這是語言在「保護對立原則」下所起的音系調整，以確保有效的音位對立來保證語言相互理解的基本需要。

唐宋詩詞、宋元南戲，宋元等韻圖中所顯示的果假合流跡象，正好是音變詞彙擴散過程中新舊讀音尚未確立的中間階段。音變完成後，不論是官話或東南方言，果攝與假攝的讀音都涇渭分明，不再相混。元音鏈移演變的階段性合流狀況，在今日的閩西客語區內也可發現。

不論是元代《中元音韻》分立歌戈韻、家麻韻、車遮韻，或是明清反映北京官話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立出果攝、假攝、拙攝，又或是以吳語方音為基礎的《聲韻會通》立禾韻、遐韻、靴韻、耶韻等，都說明了近代漢語，不論北方官話區或東南方言區，果假語音混淆的時代已完全結束，果假兩攝的讀音又重新涇渭分明。因此，在近代、現代的文獻資料或漢語方言中，很難發現果假合流的語音狀況。

22 唐作藩（2011：173）指出，元音高化是漢語語音演變最普遍的現象。

（二）江浙吳音地位的躍升

宋元等韻圖「假附入果」的處理方式與宋元南戲假攝讀入果攝的現象平行，因此以《四聲等子》為首的宋元等韻圖果假合圖的語音基礎最可能來自漢語東南方言，且最可能的方言就是當時的江浙吳音。《四聲等子》是現存最早明確合併果假為一圖的等韻圖，《四聲等子》圖十五、圖十六以「果攝內四」為名，將「假攝外六附入果攝」，「假攝附入果攝」的辦法與吳語假攝元音高化混入果攝字的音變狀況平行。吳語蟹、假、果主要元音逆時針連鎖變化，²³在宋代正好發展至假攝麻二字高化混入果攝字的階段。反之，若《四聲等子》果假合圖的語音基礎來自北方官話，則《四聲等子》當以「假攝」為名，採取「果攝附入假攝」之中的作法才是。

吳語內部各地音變速度不一，音變結果也不完全相同，紹興型的音變速度最慢，至今仍歌戈、麻二相混，且主要元音為 -o。紹興話正好完全反映了《四聲等子》等宋元等韻圖假攝附入果攝的語音背景。

六朝以後江東吳語的文化地位逐漸上升，兩宋時期江東更是文化薈萃的繁榮富庶之地。平田昌司（2016: 36-38）研究歷朝韻書、南北語音差異與朝廷科舉取士的關係，指出唐宋之交是中國重心南移的重要轉型期。北方因唐末長期戰亂殘破，加上官話若干語音演變，因此重視詩賦的唐宋科舉制度不利北方文士，兩宋進士重心南移，籍貫為南方的進士明顯大於北方數倍。唐末五代戰亂過後，北方文物屢遭摧殘破壞，文化上遠落後長期太平的南唐、蜀、吳越。北宋統一中國以後，鑑於五代地方勢力割據，政府實行中央集權的辦法，為了鞏固君權，宋太祖、宋太宗特別注意偃武修文，科舉取士特別重視「詩」與「賦」，有利於南人，以此平衡北方武臣的權力。中原歷經五代戰亂，傳統文教本不如江南、後蜀一帶穩定，南北文化水平早有很大差距。況且北宋前期江南經濟發展已勝過北方，準備科舉、赴京應考需要穩定的經濟保證，南人比北士更占優勢。此外，中唐以後，北方官話發生「濁上變去」、「入聲韻尾弱化」、「虞尤二韻相混」等音變，南方方言音系更接近依據《切韻》

23 吳語果攝字受到假攝高化的推擠後，一般果攝字是持續高化，再推擠遇攝模韻字。

制訂的科舉功令，在平仄、押韻等方面，操北方官話口音的士人相對不利。

平田昌司（2016: 53）認為北宋官修《廣韻》代表著南方進士對中原舊家的反抗以及提倡江南的詩賦傳統。宋仁宗後出現的《集韻》代表古文與經學的復興、北人對南人的反攻，之後這兩部韻書持續爭勝，一直到南宋時期，《集韻》終被《廣韻》淘汰。南方士人從北宋時期即處於優勢，入南宋後南方士人地位仍然穩固。

依平田昌司（2016: 113-115），自古以來，文士一直有「中原雅音」為標準音的思想傳統。北宋定都汴京（今開封），屬於洛陽中州官話區域，北宋的洛陽是貴族世家與知識分子群聚之處，政治與文化都據主流地位，這給宋代的「京洛音」賦予特殊的權威性。在靖康年間宋高宗南渡後，大量中原、江淮人口移居臨安（今杭州），因而出現了「昔之京語，今之浙音」的說法。然而事實上，對陸游、范成大、朱熹等南宋士人來說，汴京只是一個傳聞的空間，所謂的「京洛音」也僅是一種想像中的汴京話。元明兩代的首都都不在河洛流域，但文人一直沿用「中原雅音」的觀念，其主要思想背景也是歷代相承的文化重心意識。

根據侯精一（2002: 70-71），雖然南宋臨安移入大量的中州官話人口，臨安也曾出現「杭州話一度成為開封話」的說法，但南宋大量的中州官話人口並沒有撼動杭州吳語的地位，杭州地區官話、吳語接觸的結果，底層吳方言競爭力勝於官話方言，最終底層吳語吞併了來自汴洛官話的語言質素，杭州話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的基本面貌並沒有大改，至今杭州方言仍屬吳語方言，由此可見北方話的影響仍有侷限，而底層吳語相對穩定。

杭州話「骨子裡」的吳語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相當穩定，儘管杭州話變得帶有濃濃的官話味，但杭州話終究沒有變成官話。由此可見，南宋以來，吳語在江南有非常穩固的語言勢力，不論官話在語言社群中如何競爭，官話始終無法吞噬或完全覆蓋吳語方言。在宋元吳語如此強勢的時代背景下，吳語音系對《四聲等子》等宋元韻圖的影響，不言而喻。²⁴

24 審查人認為吳語和其南方方言一樣，是歷代中原標準音南下影響後不同歷史層次的

(三) 等韻音系的異質性

或有人疑心，元代（西元 1332 年）才成書、依金人《五音集韻》編排字音的《切韻指南》，怎可能與吳語有關？《切韻指南》不如《四聲等子》歸併宕江、曾梗爲一圖，但卻歸併果假爲一圖，這個作法必定有所根據。《切韻指南》雖遵金人《五音集韻》編排字音，但《五音集韻》歌、戈、麻三韻不混，《切韻指南》卻特別將果假合圖處理，可見《切韻指南》不完全根據《五音集韻》製圖。

李新魁（1983: 334）指出，歷代韻圖中，有一些韻圖包含了某些方音的特點，但它們並不是以某種方音爲主要的表現對象，而是在表現讀書音或口語標準音的過程中，夾雜了某些方音成分。韻圖實際上不一定僅表現單一的語音系統，很可能是以讀書音爲基礎，但混入某處方言或古籍上的語音，但韻圖作者不一定有自覺。

耿振生（1992: 127）認爲，韻圖音系夾帶著「異質成分」早已爲人所知。《切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非一時一地之音的綜合音系是中古以來的音韻學傳統，大部分的等韻音系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這種特色。學者在討論一部韻圖或韻書的音系時，說它以某地方言爲基礎，或說它基本上代表某地的方音，這就是同時在說這部韻圖或韻書不是完全如實地描寫某個方言，而是夾雜了另外的成分在內。這種「複合性」特點在明清等韻圖更顯著，明清等韻著作往往不是一種單純的音系，包含著從不同的語音系統裡取來的材料，以兼顧不同的方言和古今音。這樣的現象顯示了中古後期的漢語，明顯存在著「標準語」與「口語」兩種不同類型的音讀現象。

雖然明清等韻圖才有較明確的作者記載與作者的編撰目的紀錄，但明清韻圖音系的異質特點應有所承襲，宋元時期的等韻圖很可能就帶有異質傾向。不論《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以及《切韻指南》的音系「基底」爲何，這三部韻圖「假附入果」的作法，語音基礎應來自宋元時期通行於江浙士庶的口語方音。根據前文討論，當時的吳語麻二字

累積。現代吳語的主體層次，很可能就是宋元以來的中原官話。因此，《四聲等子》、宋元南戲、現代吳語等，都是「南系官話」之直接反映。

已高化混入果攝歌戈韻字，假讀入果共同押韻的語音狀況在相同時代的宋元南戲裡時常出現。

不過，果假兩攝的混同是區域方言的口語現象，這兩類字若以正式的官方「標準音」細究，可區分出兩類字的語音分界，因此，在詳載用韻規則的宋元「韻書」中，果假兩攝字一般都會被分立為不同的韻類。宋元韻圖安排果假兩攝為一圖，說明這兩攝的元音音值十分相近，但宋元韻書將果假兩攝分為不同的韻類，可見當時的「口語」與「標準語」兩者之間，存有明顯的語音差別。

六、結 語

總結以上，本研究在漢語音韻史與前人研究成果下，依次論述下列觀點：

1. 宋元南戲的押韻模式反映了東南方言區歷史上的推鏈連鎖變化，馮蒸（1989: 61-66）提到的安徽績溪（徽語）、浙江紹興（吳語）、湖南瀘溪（湘語）正是這條鏈移的音變方言。吳語、湘語、徽語、閩西客語等方言區，蟹攝、假攝、果攝元音呈逆時針推鏈，蟹攝二等字 $ai > a$ ，推動假攝字 $a > o$ ，假攝字混入果攝字造成壓力後，果攝字以高化或裂化來因應，但有少部分區域一直呈現果假合流的局面，如浙江的紹興吳語。在假攝字元音高化 $a > o$ 尚未完成的變化過程中，假攝字暫時性與果攝字混同，宋元時期吳語正處於假攝字高化後與果攝字混同的階段，這也就是宋元南戲假攝字附入果攝一同押韻的語音背景。

2. 官話方言歌戈韻字與麻二字的對比由 $\alpha : a$ 轉變為 $o : a$ ，元音格局由四邊形轉變為三角形，在音變的過程中，中古早期多數語言使用者本可以輕易區分的前 $-a$ 、後 $-a$ 對立變得模糊，以致唐宋不少詩人將果攝字混入假攝字一同押韻。

3. 最早明確合併果假為一圖的等韻圖是《四聲等子》。《四聲等子》圖十五、圖十六以「果攝內四」為名，將「假攝外六附入果攝」，韻圖「假攝附入果攝」的模式與宋元南戲假讀入果的模式平行。《四聲等子》假併入果為一圖的語音根據應與當時的南方口音有關，而這個南方口音通

行在一般士庶口語之中。六朝以來江浙文風興盛富庶繁華，根據平田昌司（2016: 36）的考證，唐宋之交是中國「重心南移」的重要轉型時期，果假混同的南方士庶口語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當時的韻圖繪製。

4. 至於現代漢語方言果假一般讀音不同，這是推鏈音變結束後音類再次分立的結果。果假兩攝本來不混，但因中古時期北方官話元音格局四邊形轉為三角形，果攝字 $a > \text{ɔ}$ ，而南方的東南方言區則是因蟹攝字 $ai > a$ 侵入假攝字領域造成大規模的元音逆時針推鏈，兩者都使得果假兩攝在歷史上曾經「相混」一段時期。但音系為了確保有效的音位對立以維持正常的語言交際需求，音變結束後，不論是漢語東南方言或北方的官話方言，果假兩攝讀音自然又涇渭分明，不再相混。

根據馮蒸（1989: 61-66）的研究，唐宋詩詞果攝字與假攝字通押，而宋元南戲與宋元韻圖則是假攝字混入果攝字，這兩種押韻模式正巧相反。唐宋詩詞與宋元南戲相反的押韻行為，這樣的現象顯示了中古後期漢語存在「標準語」、「口語」兩類音讀現象，正說明了中古時期官話方言與漢語東南方言區音變模式迥異。正如同張光宇（2004: 545-556）所言，漢語的發展不是「直線發展」，而是「雙線發展」。

文字紀錄一般都代表了語言社群內主要的或官方的發音類型，若不分析來源不同的文獻或語音材料，是無法發現漢語史看似矛盾的兩種音變之真正原因。果假兩攝在中古後期口語中合流但後來又分開的現象，說明了漢語史研究一直存在的問題癥結：許多口語中的音變過程未被正式的官方韻書或文獻詳細紀錄，因此，當這些非標準語、廣佈在庶民口語的語音變化結束後，就無任何的「目擊者」可證明這條音變的詳細軌跡，漢語史的研究者不可不時刻謹記於心。²⁵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佚名·《四聲等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

25 以上論述，根據審查意見修飾。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宋·司馬光、邵光祖，《切韻指掌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宋·邵雍，《皇極經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元·高明，《琵琶記》，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

元·劉鑑，《切韻指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二、近人論著

上杭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3 《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 力 2013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王洪君 2014 《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福堂 1959 〈紹興話記音〉，《語言學論叢》第3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73-126。

王福堂 2008 〈紹興方言同音字彙〉，《方言》2008.1(2008.2): 1-17。

(日)平田昌司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東京：日本好文出版。

(日)平田昌司 2016 《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呂嵩雁 1999 「閩西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國文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新魁 1983 《漢語等韻學》，北京：中華書局。

汪 平 2011 《蘇州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

竺家寧 2005 《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侯精一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唐作藩 2011 《漢語語音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荀春榮 1982 〈韓愈的詩歌用韻〉，《語言學論叢》第9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等譯 1940 《中國音韻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光宇 1999 〈東南方言關係綜論〉，《方言》1999.1(1999.2): 33-44。

張光宇 2004 〈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2004.6(2014.11): 545-556。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清流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4 《清流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許寶華、湯珍珠 1988 《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連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3 《連城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陳立中 2005 〈論湘語、吳語及周邊方言蟹假果遇攝字主要元音的連鎖變化現象〉，《方言》2005.1(2005.7): 20-35。
- 陳淑娟 2010 〈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臺北市、彰化市及臺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11.2(2010.4): 425-468。
- 陳新雄 1976 《中原音韻概要》，臺北：學海書局。
- 陳筱琪 2013 「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建國 2009 〈吳語、湘語主元音鏈變類型比較〉，《中國語文》2009.5(2009.9): 454-480。
- 馮 蒸 1989 〈中古果假二攝合流〉，《古漢語研究》1989.4(1989.12): 61-66。
- 楊時逢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
- 董同龢 1968 《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
- 寧化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2 《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趙元任、楊時逢 1965 〈績溪嶺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6 本（上）(1965.3): 11-135。
- 趙日新 1989 〈安徽績溪方言音系特點〉，《方言》1989.2(1989.7): 125-130。
- 趙蔭堂 2011 《等韻源流》，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曉南 2008 《漢語歷史方言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鄭 偉 2013 《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魯國堯 1979 〈宋代辛棄疾等山東此人用韻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79.2: 104-118。
-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鮑厚星 2006 《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William, S. Y. Wang.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1969.3): 9-25.

The Phonetic Basis for the *Jia-Guo* Group Merge in Song and Yuan Rhyme Tabless

Chen Hsiao-chi*

Abstract

Feng Zheng 馮 蒸 points out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jia* group 假攝 generally merge into the *guo* group 果攝 in *nanxi* (南戲 southern dramas) and in the rhyme tables of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The reverse is true in Tang and Song poetry, where characters of the *guo* group generally merge into the *jia* group. There is a bipartite development—one promulg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standard or literary, and the other used in the common spoken language. The *jia* group rhymes with the *guo* group in *nanxi* as a result of the counterclockwise push-chain shift (逆時針推鏈變化) of the main vowels in the *xie* 蟹攝, *jia* and *guo* groups. The vowel shift began with the second division characters 二等字 of the *xie* group originally pronounced as diphthong /ai/ which became monophthong /a/. This displaced the characters in the *jia* group, which were raised to /o/. Due to this new /o/ from the *jia* group, the characters in the *guo* group were raised or diphthongized. The *jia* group temporarily merged with the *guo* group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 vowels in the *jia* group were raised. The mode of the *jia* group merging into the *guo* group in the rhyme tables of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parallels that in the *nanxi*. These sound changes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guo* group and the *jia* group are different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y did not merge because the vowel shift above had already occurred. So in most instances,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till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vowel phonemes among the *xie*, *guo* and *jia* groups after the vowel

* Chen Hsiao-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shift as Middle Chinese dialects did before the vowel shift.

Keywords: Song-Yuan rhyme tables, *jia* and *guo* groups merge, Chinese dialects, push-chain